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伊濱集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張曾壇

伊濱集卷十三

元 王沂 撰

詔

親祀詔

朕以菲德獲承宗祊八年於兹夙夜惕若欽惟二祖之創業列聖之持盈施及眇躬緝兹丕緒嗣王謁廟古有令規踐阼之初即當廟見重惟皇考以仁聖之資據倚伏之會臨御無幾中道崩殂億兆痛心憤鬱莫雪矧予

繼體曷措厥衷顧子道之猶虧遑親祠之是舉迺者上
元降監大義昭宣用薦鴻名庶攄永慕十月四日甲申
奉玉册玉寶追上皇考順天立道獻文智武大聖孝皇
帝之號是日被服衮冕躬祼清廟祖考來格神人以和
大禮既成庸脩庶政用彰孝治式慰羣情便宜事宜條
列於后於戲神罔時恫冀多儀之克享皇建有極錫庶
福以惟均洛爾臣民體予至意故兹詔示想惟知悉

阿嚕圖爲右丞相詔

朕嗣纂鴻圖撫臨方夏爰立一相統理萬幾惟進退之
雖殊乃國體之攸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
事中書右丞相托克托宣勞總治于今五年法度修明海
宇寧謐朕方推心仰成登于至治而引疾懇辭政柄勉
諭不回歴陳父子之繼承備述君臣之際遇體其誠至
良用惻然載惟嚮者乃心王室大義是崇圖任之初再
三避讓斯言在念朕不汝忘用嘉忠勤宜從息偃用兹
撫徇以表謙光重惟政位不可以久虛任人必惟乎舊

德知樞密院事廣平王阿嚕圖資全忠孝世濟勲庸幃幄周旋朕所眷倚今命為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監修國史中書右丞相凡中書一切機務悉聽總裁敢有隔越奏請者以違制論於戲化民成俗所以崇禮讓之風論道經邦所以專鈞衡之任體予至意祇服寵章

封鄭王詔

朕惟德隆則爵尊王者所以優大臣之禮名遂則身退

君子所以刑四方之風維時元勲夙稱全德丕揚懋典
敷告治廷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録軍國重事監修國
史中書右丞相托克托器大而材宏智周而識遠嚮自樞
機之地入陳帷幄之謀憂國忘身精忠貫乎金石賛元
熈載偉績溢於旂常外則海宇之所具瞻内則朝廷之
所倚重紀綱備舉民物靖嘉惟方叔壯猷用享貪瞖之
助而留侯謝事屢形引疾之言每申諭以訓辭終莫違
於誠請是用王以祝𪘱之壤食以壽春之墟畀兹金印

之榮旌夫玉鉉之貴式彰異數昭示寵章匪惟愜中外之情蓋以篤君臣之義於戲承鄭武公之烈咸詠乎緇衣之宜秉仲山甫之忠無忘於華衮之闕祇承休命永弼昌圖可封鄭王食邑安豐路主者施行

辭

芳潤亭辭為王君冕賦

樊川之陽墟曰韋杜終南橫陳潏水西注出雲兮見怪蛟蟠兮鳳舞觸石兮吹沙佩搖兮紘撫樛蔓蔥蒨兮繡

錯綦布孕和含粹兮氤氳吞吐詎造物兮獻奇遺美人兮容與彼美人兮白璧黄金蓺蘭九畹兮寂寞中林湛泠泠兮濯纓香潛潛兮盈襟藻飾羣物兮金玉同音何不息之妙理兮若有會乎吾心世師弗求兮遐想前列坦衢萬趨兮孰柅吾轍孰壅而流兮孰轥而芳歇曷歸來兮懐璧不沽觀逢以道兮太和與居胡截而鶴兮胡續而鳧夔何踸踔兮蚿何以扶薰猶孰同兮河濟孰殊嗜痂何人兮逐臭何夫孰主張是兮孰為其樞羣囂我

靜兮制命在余山靈川后兮若余媚嫵左圖右書兮容有樽俎空翠明牖兮晴光摇户豹澤文兮藏霧鴻時飛兮遵渚幸年歲之未晏折芳馨以延佇

遊三塗山辭

登三塗之巍嵬兮放意以肆志遺紛濁而高馳覽天宇之宏大兮哀吾生之安歸羣峰疊嶂盤礴而纚屬兮勃乎若森列之萬騎煙横翠掃陽舒而陰歛兮何變態之或異飄飄乎若洪崖浮邱拍肩挹袂兮馭風騎氣而遊

戲長伊清瀉於其下兮晨霏夕靄摩蕩乎無際波濤以為琴瑟兮林木鬱其旌旆白鳥翩翩而滅沒兮聲寥寥其哀厲欲訪鴟夷而追魯連兮聊笑傲以遺世夕陽隱於林杪兮映浮雲之霮䨴分園廬之脩直兮阡陌錯其綦置禾黍離離而彌望兮荒烟野草莽蒼兮千里悲故鄉之遥遥兮何其中之不自得而歔欷又若放臣遷客登高望遠兮悲傷而流涕嗚呼噫嘻哀孰為之樂孰為之為吾能為兮吾將焉悲

設問

蔿問

王子官於蔿治事之三日蔿之黨老鶴列以進問之曰

蓋聞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夫辨山川谷故實者吏之事也叟能一二其詳乎叟曰蔿之為邑也南馳三塗北揭陸渾枕以伊闕鏁以木門俶兮儻兮汩兮瀰兮鳴皋輢之伊川迤之崱𡺲其危渟滐其淵於是量之以制邑焉其山則岫者峰者斷者聯者若一髮者若

緣絙者屹然起者窪然止者奔者蹲者鬬者倚者或傲岍而出或侵尋而附或沛若奔鯨或頹若吼虎其氣秀而勢雄又若龍翔而鳳舞蓋作固於羣山而擅奇於九土其水則發源灤川入於龍門濺潏砏汃潎潎沄沄逆射橫流百川皆集含㟪懷石矢馳風疾跳波散沫瀺灂湁潗或若蚓結或若輪旋衍為滮池浸彼稻田其按衍則迤靡平衍紆迴夷延溝洫脈散隄塍綺連以稼以植以畜以牧于何不碩于何不育而賦以之出而家用是

足若是何如王子曰傳不云乎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叟以險固豐鬱為美其智曾季氏婦之不若也請置此而後載言他老曰南山之陽鷙鳥宅焉厥類不一有鶚有鶻原夫其所宸也孤岑九成絶壁千尺猿猱墜歴松櫪僵立仲冬既至天凝地閉元氷裂木勁氣折石而兹鳥下擊翕忽揮霍翾不可當若勇壯之卒沓雜而走敵揚星流風厲觸突猛氣又若哮闞之獸張牙奮鬣突怒而無畏奮奮烈烈或玄或蒼或

若練色或若錦章䞤然其立者然其揚又若旗幟旌旆之張乃有椓杙所羇狎羽所賁勁翮暫斂雄心猶在近之使安呼之使狎賞其神俊役以佃獵若是何如王子曰禽荒者聖人所戒馳騁田獵老氏所不為是豈可以為美觀哉且飢則附人飽則颺去曾瞞之所知也叟不聞乎顧言其上老曰嵩之鉛華山澤之寶也民用之富猶鐵冶也但至其所則見嵒巒糾紛連岡屬嶺盤紆突兀蜿蟺幽隱厥氣之靈磅礴委積萬物不得鍾此寶殖

千夫運斤百夫施綆篝鐙索深鑱連出礦其聲登登其寶纍纍其負肩赬鴈行手胝酎以化之火以爍之無聲無形變化神奇既浣既濯出素清泚詭譎奇偉莫知其所以眩轉的皪璀粲相射皓皓旰旰紛糅縈積或若珠璣或若珪璧然後服牛絡馬擔荷負任以貨以鬻以征以貢上以富國下以富民若是何如王子曰傳有之近寶則公室貧此之謂也雖然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又何寶焉吾聞國之寶矣工帝之深盛於是乎出民之蓄庶

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敦厖純固於是乎成不聞其以紛葩華麗為寶也老曰蒿之皮革宂氏所掌也歲云莫矣霜飛風厲林衡逞技狝徒奮銳騰躍莽㞐巘蹈寥廓星流飈舉騰山赴壑房僕姑腰繁弱置罝窮阻張罘林薄曳豐狐掩狡兎戟麏麚搏彪虎兀熊文豹應弦飲羽乃徹圍縱網殪斮計鮮爛漫狼藉而韋人收焉薄者厚者短者長者元者黄者赤者蒼者毳然醇者駮然麗者爛兮錦質爍兮報章蔚然而陰炳然而陽蒙茸

曼衍雜遝麗密韋氏掌焉以褒以席函人掌焉以侯以甲若是何如王子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不恥有其容而無其服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聖人嗟嘆其賢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而君子知子臧之見殺也老曰長伊之濱羣山之陽有禁木焉松櫪檜槾楓柘栢橿根據幽阜族茂髙岡或岌然孤生百尺無枝若樹承露之盤而建太常之旗脩榦大柯輪囷欝結凜然若髙冠長劍立於王庭而有不可犯之色半死半生風摧雨

蝕蒼皮白枝躩拏千尺森然若鬼魅突鬢而離立若乃斧斤以時入者構雲梯陟崢嶸椌椌㶒㶒登登丁丁琅稜訇磤若大戰鉅鹿之野劍戟相摩而有聲鶴列而伐捎殺推壓又若巨靈之擘太華驅以千夫挽以萬牛軒尾相銜入河之流一瞬千里箭馳風疾巨細冒沒前後絡繹或低或昂遇者推當者壞横奔若雷行又若周穆之濟師叱黿鼉而為梁於是應公輸之繩墨唯匠石之措顧離背縱横各有攸注壽安永寧含德天祿規天矩

地賴此而足若是何如王子曰東華君志有之高山峻
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土不肥土木勝則不安人且
崇髙詭特非所以為美也請陳其上老曰登髙可以娛
情矚逺可以放意此遊觀之樂而出乎埃壒之外者也
傳不云乎登髙逺望使人心瘁故羊祜登峴山而太息
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老將從公登樓而望其南木門
諸山玉玦青環豈無列仙之倫飈車羽蓋出沒於空曠
有無之間東俯長伊其流洋洋芓挐所生於彼空桑想

躬耕於畎畝羌肆志之揚揚西則錦屏諸峰混隱迭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焉顧吾何足以見北望陸渾林壑秀美遺空山之故居流清風而不已若其溪瀨潺湲之鳴於下雲烟晦明之變於上與夫荒蹊聚落晨汲暝舂之狀各獻其技變化倏忽可以備詩人之遊覽寫離騷之極目若是何望子曰居高明遠眺望固先王之政然余有公事未暇也請姑陳其要者老曰嵩高於禹貢為豫州之野於地志為韓分昔在夏禹之國夏政尚忠

故其民好稼穡惡衣服而有先王之遺風當夫列國蜂起嬴秦虎視徙不軌之民聚南陽之地故其俗好漁獵喜淫靡棄本業尚氣勢或相隨而椎剽掊人之藏以為費故其民呰窳强捍而難制嗚乎世亦多變矣而其見於習俗者亦朋比謗詐而號為難治若是何如王子悚然曰此豈溪谷山澤之民之罪歟三老孝悌不敎誨之過也雖然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奸宄息而善良出者亦在彼而在此耶吾不得而知之也抑嘗聞之

嵩居太室之西為天地之中其山川之勝所謂出雲雨見怪物而為長雄者也意其清淑之氣蜿蟺扶輿磅礴氤氳當其奇者必有魁奇卓犖非常之民豈獨發於紛麗葩偉而罕鍾乎人將鴻飛兮不反蠖屈兮不伸以終其身抑師道之不立無以行所知尊所聞而汨没於緇黄之學以全其真又不得而知之也吾將與叟濯大川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擊槁木而長歌以問諸伊山之神

序

孝經直解序

學欲切而思欲近孝經直解之所由作也缾中之水知天下之冰堂下之陰知日月之行故善學者由近以及遠是經為指解者百家而疑者亦紛然出乎其間或論其文體類禮運閒居儒行等篇言其出鄒魯諸儒之手或疑其引季文子北宮文子之辭言其掇拾以成書或疑其為樂正子春之筆而嚴父配天之語雖考亭朱子

不能無議焉范氏又謂古文二十二章今文十八章雖大同小異得其真者古文也是果出於曾子否耶獨司馬氏謂其旨高深幽遠固非一人所能了其又信然耶余聞天之生萬物也人為貴人之於百行也孝為大由乎親萌於膝下嚴滋於日長而愛敬之教興然孝固主於愛也而要道至德二章皆主乎敬何哉敬則愛心存否則愛心亡矣敬者又行孝之綱領歟顔淵問仁於夫子矣仁主於愛也而其答之之目主乎禮此之謂歟新

安胡君怤之為是編也本之以古人驗之以世故廣之以賢士大夫之議論述其梗槩而成書使讀之者較然易曉學者因其易而深思其所以難則於百家之說庶乎無疑矣

科舉程文序

徐君勉之集本朝科舉程文自延祐迄至順凡若干人經義古賦詔誥章表策凡若干卷何其多也予得而閱之愛其光輝如珠聯璧合其雄壯如涿鹿昆陽之戰其

古淡如太羹元酒之為味又何其工也作之者若干人而如出於一手歷年廿餘而氣象如一時又何其盛哉昔者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其所養然也我朝隆上儒術舊矣列聖相承以人文化成天下作新人材以故由凿才里秀而超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累累有焉惟養其中者至故發於外者如此其言可以典誥命其謀慮可以經天下是編也蓋其緒餘土苴而已然文

章與時世相為高下後之考於斯者其必低徊俯仰有不及見之歎是則勉之編類之意與

周剛善文稾序

昔之為文者大之如天地而人不敢以為遠幽之如鬼神而人不敢以為深文之為珠璣珪璧而人不敢以為華質之為瓦棺古篆蕢桴土鼓而人不敢以為樸是皆得於自然之理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後之人見其然莫知其所由然於是殫精畢力而追之其雕鏤藻繢刻

畫破碎之工益多而文益下詎有意為之者未必造其妙而造其妙者在於無意而為之者歟傳稱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也文豈異是哉余讀周剛善文如干篇俊健而不迫衍溢而不流析理指事比物託喻疏暢條達無間斷何其工也其視彫鎪藻繢刻畫破碎以求工者又何其寥絶也而剛善歉然不自足方將窮探遠取合衆美以為已用超倫類而獨得殆所謂不能自已而作者與嘻其可量也哉

王叔善文稾序

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孔子之訓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其簡易明白若此故曰辭達而已矣韓退之言其始為文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戞戞乎難矣及年益老而學益成則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耳退之之是孔子之達也文至於是辭至於達而已余幼時侍先子官江南時宿儒老先生尚在聽其議論讀其文辭如是而充

拓之遠也如是而含容之深也如此其精麗也如此其雄深也然其論者實理其序者實事又以悟文之果止於是而辭之果止於達也心既識其所以然及其自為之則不至焉既而曰夫既識其所以然而未至焉者不學之過也事皆然獨文乎哉其後年長而涉世不得殫歲月盡心力追古之作者為並而足其所好慕其僅有之者未敢自謂能至焉也金華王叔善出其文與詩一編示余請序其端叔善之文華澤謹繩尺詩流麗富情

致余所未至焉者叔善蓋已先我至又聞其先世潛齋樞密以文名江左則其所得於家傳者又非余所能知歟

愚忠集序

洛陽少年號為通達國體新豐逆旅若素宦於朝千載之下其書與策若日星之垂而江河之流也士生窮達不足論論其所傳何如耳然則抱魁偉之才負該洽之學而生盛明之世可默默而無言耶野鳴由百粤之墟

而遊京師其所上賦頌書策詞藻之工議論之卓諸公固評之詳且盡矣顧余之陋奚言雖然古人有言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以達

撣溕集序

為人子孫者孰不欲其親之不朽哉此銘誌所以作也惟其一于不朽故褎其美不本于理侈其名弗顧其寔為文辭者從而摭奇以動俗伸此而誣彼于是銘始不

實於傳乎何有古之人知其然始有自誌其親者詎託之難其人亦其耳目之所聆矚志意之所識知非他所能賛道柳子厚歐陽永叔之所紀雖其醇疵或異皆能俾死者無所憾後之讀其辭感其志者藹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吳謝君充章集其家諸壙誌示余蓋自宋至今累百餘年謝氏傳序寖遠雖世有顯晦而行應禮義不絕其言之藹如也固宜其視墓誌而泛與者何如也

李士晦文集序

李君士晦既殁其子孟端甫集其遺文為二十卷曰文雅先生集屬余序未暇也已而孟端又没余既悲其父子文章學問有過人者而迍邅流落卒不大顯於世且為當世之君子為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讀其書其辭條暢雅贍其造詣皆宿於理雖不克顯於世其心所存如何也雖然彼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吾於君父子亦何恨哉延祐七年君由供奉翰林出宰原武同余試河南鄉貢士始識之君為人外若簡曠而中純明諒直

與人交盡其義不特其文之可傳也後五年識孟端於京師狀貌偉然慷慨有大志為文思致逸發不狃繩尺欲長雄一世又以多君非特文行之可傳而又能教其子也又八年余為博士孟端以服過余曰先君捐館二年矣初君為御史西臺不合歸孟端繼拜御史言事敢道人之所難議者謂藴必發又止此噫其命也夫余游君父子間二十年而孟端之子曰纘曰緒為余講下諸生故余既序其文又歴道其父子事如此所以致情于故

儔而嘆士之負材氣者其合難也

伊濱集卷十四

元 王沂 撰

序

送鄭希道之杭府幕官序

至元二年余識鄭君以道於金翰林直學士揭君坐中揭君稱其學宏肆精實其文深沉雄麗其材開通敏給既而以道攜其為文數千言辱以顧余讀其文誠如揭君言因其文以知其學其材又以知其所立之卓也頃

之以道補肇慶府經歷知之者咸賦詩以惜其去後四年以道之弟希道來京師亦出其文示余其辭贍雅辨達蓋能稱其兄者士大夫之論多以為宜在館閣而希道調官杭府幕將去矣世常患材難材矣患其閑距而不肯試希道兄弟中於弸而外於襮其進也又逢其時而乃相踵而去豈其用之弗切耶抑當取而或遺也雖然其積也厚則其發也必遲其養也深則其用也必大希道兄弟受大府辟積勞升王官聲既彰徹矣于其小

而有聞於其卓而不試未之有也杭為宋故都行丞相府部使者實涖焉其長皆勲舊重臣而幕府時彦川泳雲飛希道雍容議論孚於名實之間而勤於上下之際吾知其非久於外也聖朝文化聿興古文遺册靡不畢講宗工鉅人方議修遼金宋三國之史書其善惡之迹興壞之端以為法戒而採摭殺亂之中論載殘脱之餘必聚天下儒學之士而後可吾又以知希道兄弟將繼踵而來矣

晁生字序

詩六月之篇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詩人美尹吉甫有是文武之畧故能為法萬邦也夫文以經國武以定亂大人之事也今晁子名邦憲其友字之曰世文毋乃躐成已之功而遽志於成物乎揚子雲曰正考甫常希尹吉甫矣如欲希孰禦焉夫文事武備不可岐而二也雖然江漢之詩終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釋者謂武功不可恃必矢文德而後四國洽也故召穆公承其意而

作常武之篇謂德可常而武不可常也晁子之取字也
將繇吉甫之言以進其德歟吉甫深於詩者也抑慕其
崧高烝民之篇而有所感發歟是詩之卒章有曰侯誰
在矣張仲孝友夫吉甫之功亦張仲有以成之也然則
晁子之欲成乎德其必自孝友始

送趙千戶序

五嶺之表百粤之墟吏失其猷羣蠻諸猺負險阻聚蜂
蟻以思逞遠民將吏皆兔置是求獨通判順安州趙伯

遠圖上屯守方畧宰相是其言上聞建屯兵萬户府命君長千夫賜金符副以弓矢錦段比行因諸生王稷請言予聞猺與蠻蠢迪廣西民暴獷然俾其將吏皆若而人則冠奚以張俾君之畧施之早則致平久矣雖然蠻獠所巢窟如何君所條方畧如何余不與君接不能知也余聞好則人怒則獸椎髻卉服之常情獲而殺之非勝殘之道遷而處之非順物之性顧其控御如何爾薄其征入簡其繩削義信以薫蒸恩愛以漸澤則豺狼而

衣裳可也柰之何虎而冠者舞文以逞暴規賄以自殖是以有嘯呼其羣挽强機毒而跳梁者矣控御得其人則乜兵可以無事否則適重寇耳今之往者皆異乎前邪抑不免乎猶前也議者獨得而不思也邪余故次第所嘗論者以送之且勉廣海之凡為吏者也

送安伯寧序

元統初詔書擇中外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于時江南行御史府舉大名路治中安伯寧已而燕南部使者

又舉焉余嘗論令之守令以治理效聞者不過數人其材行可舉者卒亦罕見焉余陋且賤聞見少不足以知之也而安君能俾部使者知其材而舉之固難大名與建鄴地之相去也數千里而能俾御史知其材而舉之又難也余是以愧予之賤且陋果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既而余友國子助教康君魯瞻為余言安君之佐大名也濯手擿爪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已威令大行魯瞻余敬而信之者其言必不妄又以知安君之

材爲公卿大夫可也獨守令哉余方以陋且賤自悔以淺量當世之士問其廬往見焉聽其言知其材又似夫不止爲良吏蓋毅然端亮之士也使中外之所舉者皆克如安君則郡邑無不理然而如安君者不易得也則余又謂安君宜在朝廷使天下被其澤不宜困於一郡然而不敢必者毅然端亮宜未易遇合也已而果知沔陽府夫水一也上者爲雲雨下者爲陂澤雲雨之所施者遠而陂澤近然而水豈有上下哉而余猶云云不已

者閔良吏之不多見惜其不羽儀于天朝而使沔陽之人獨受其賜也故序

送仙嵒道人序

仙嵒道人高君抱琴於伊上屬余自放川窮山阻間惟欲寫其憂思道其堙鬱以慰其伉拙不偶君忻然從余登北墉之巔遊嶽祠之亭西山爽氣照映几席寒泉脩竹俎豆左右若與洪崖浮邱翁拍肩挹袂其間於是引琴為鼓一再行熙然其南薰之和凜凜然其履霜之悲

耿然其猗蘭之幽哀而不怨樂而不流俾人灑然以醒
優游以有得超然忘其謗傷之中而憂患之境也余離
席而嘆曰昔歐陽子序琴之篇謂其憂深思遠有舜與
文王孔子之遺音而純古澹泊與堯舜三代之言語孔
子之文章易之憂思詩之怨刺無以異於君之琴見之
矣君於斯技其至矣乎蓋必有其本矣君去琴而笑曰
歐陽子不云乎理身如理琴正聲不可干以邪由是以
知君之過乎人者不獨其琴也因歌而送之仙巖道人

臞欲仙眼如紫電眉横煙青鞋踏破雲水窟悟道不誦黄庭篇擁琴來訪方平老要伴仙山掇瑶草拂塵一奏幽蘭操目送飛鴻身若槁春林啄木時丁丁楊花風蕩縱復横洞庭始波木葉脱巫峽暮雨猨哀鳴深閨哀怨語兒女空牀蟰蛸嘆思婦澤畔行吟楚臣放葦間孥舟漁父去㑹君枯木著朱絃寫人心曲如其言世間擾擾箏笛耳誰為聽之誰為傳罷琴欲别笑相顧要我試草凌雲賦他年袖手嵩少間頭巾好掛三華樹

送圖烈圖序

天歷初廷試郡國髦士於時圖烈圖敬甫收甲科授承務郎集賢修撰聲譽動京國士林瞻望以為榮敬甫歉然常若不足於己者方且甘寂寞以自處日從耆艾魁壘士講論道德以求其益既而同列者超取顯美敬甫方遷太醫院都司搢紳咸為嘆惜而敬甫泊然自如朝策一馬出坐幕府治文書暮歸掩關讀書或不知其朝士也學既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是

乃所以為敬甫也吾聞觀人之術殆若射然其技能否見於抽弓執矢之頃不必汰甲貫侯而後見敬甫之自將也如此則其他日之見於事業者何如哉今也拜御史南臺羣情顒顒思見其能使古道可復見則敬甫所以自任者又何如哉余方跂足而望傾耳而聽期所言之一效也

送劉秀才序

江西劉子簡省其兄京師攜詩一篇示余炳然琮璜之

狀琅然笙磬之音也余戲之曰昔人有善奕碁者或借之通都大邑見國手與居久之執禮益謹而言不及乎攻守與奪救拒之法但日遊奕肆而已或問故曰彼之藝精矣其高著已識矣特其淺者未盡識耳識其淺斯知其所為高矣子簡咲而不荅也已而以思親告歸其交遊追餞于上東門外或曰古之太史必求民風陳詩以獻於法宫然後材不遺而志可見將近世人居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歟降而後世公卿大夫往往器人於

篇什之間故士由之炳耀於時者相繼或詠原上草賦高軒過而著聲或一誦氷柱雪車而名出盧仝孟郊右將令之人不貴乎詩歟抑子晦其有不求知歟子簡唉而應之曰我之來也賦棠棣之三章今我賦陟岵而歸也奚用舍之足言余於是知子簡之果深於詩者也故次第其說以送之

送趙仲禮序

初趙君仲禮同余在史館聞其論天下事褒貶善惡計

利害當否若鏡見象若決拾應機而發使人心暢神懌
亹亹忘倦是時固以風紀地期君已而授經奎章閣每
中臺有虛位則又意君為之迴翔者久殊不介意飭身
勵學益進而未已其實與聞震發褫耀一時已而擢禮
部主事未幾時果拜南臺御史戒行有日矣别且求言
沂聞古今嘆才難有二不能必行難也不能必言難也
能必行者執政大臣能必言者諫官御史也今君既居
易之地故告以所難朝廷引忠鯁亮直魁壘博達之士

布在中外清切地期其吐忠實陳損益協三靈之心洽四海之望也凡都是選者固以一人之身而繫天下之得失當萬世之是非也其不輕而重也如此君積是清慎之守明敏之為擢置乎此盍亦圖其易以思其難乎羣情顒顒思見為國家興太平之基士大夫褰裳奮懷望古道庶幾可復見久矣是宜朝拜職而夕建言所以協三靈之心洽四海之望者則非言之難知所以言為難也彼以中外之限趦趄簿書畦隴間淺事塞責者非

余所以望君而詰姦以枝葉之濫得情以鈎距之巧為材者又非余所以量君也君計當世之得失已詳忽時俗之垢汙有素而嚮之難將見其易矣余雖竊食學館亦傾耳而聽跂足而望期所言之一效以破其鬱鬱也雖然時其弛張息以休沐弔六代之故墟覽山川之形勝屬觴於遺臺濯纓乎清溪賦詩為樂盡亦思嚮之在館閣所議歟於此而不忘則余之所期者可必矣

送徐德符序

余少時居江南識徐君德符時年未三十風骨爽秀自其大父雪江翁父秋山翁世善琴而德符兼工詩與陰陽家學時與之抱琴擇吳山勝處掃葉席草坐長松鉅竹間奏古操一二見者以為仙也後三十年余承乏太史德符長池州淮學既代来京師昔之秀整之狀今化而為蒼顏華髮昔之俊敏之氣今轉而為澹泊静默而余亦不復如少年時氣象矣追惟疇昔相與慨然而京師之賢豪聞其家學欲聞紫霞遺音者爭邀致之而余

方從蹕上京出居庸關過龍門峽徘徊絶壁之下亂石林立波潄其鎛風水吞吐其音澎湃猶韶濩間作徳符能援琴寫之將見風雲為之變化濤瀾為之洶涌魚龍為之悲嘯余亦超然有得欲遺埃𡏖而上征徳符買舟南歸而莫余從也噫

送翟生序

翟文中早入國學與貴游久處齒業俱進師友許其精敏而文中之名亦著矣既而為知已推擇草儀前殿贊

禮明廷積勞除浙東宣慰司照磨以余嘗官成均求言為别迺告之曰學將以致用也照磨官雖卑而鈎稽金穀之數擿發案牘之乖窮竟滯濫之端皆其職也文中無鄙其事而盡心焉則致用基乎此矣昔歐陽公少時令夷陵欲借書觀之而不可得乃從故府取吏牘反覆閱之於是周知情偽備察姦利枉曲乖錯之由而況職此者歟宣慰大府也臨制列郡歲上牒書壓架充棟又豈窮荒一縣比歟其後公代包孝肅公尹開封簡易而

理論者謂過於包公而蘇文忠公亦以為政自任曰我從陳公弼歐陽公學來則夷陵閲牘之功又曷可少哉雖然公天人也況學者哉文中官滿而歸余將有徵焉

送謝逢原序

江南謝逢原侍其父遊京師飾金貂而職常伯者閧其有茂材除補平江財賦提舉司幕官逢原嘗從余同年友國子博士黄先生學器端識遠素行孝謹於淸資顯秩可執契而取也迺令試之以金穀浩穰或謂屈其材

余曰不然推其已行可以信其未行迹其不爲可以任其必爲世嘗患雅士視金穀之計若將浼焉而自喜析秋毫者下比商賈若夫不出度程之中而自足於經常之內獨非儒者事乎平江陸海衍沃冠於東南是司號脂膏地簿書出沒千蠹百穴而民有困弊者矣惟孝則能潔以將身惟謹則能密於檢覈惟器端識遠則能密扶顯相蟄棼剔蠹余知逢原必治辦是職矣逢原其告諸長貳曰聖朝仁厚節儉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

宮掖之奉不踰制度理財者洗手樀爪因舊循常遵職而已若夫慘急以為風采趣辦以為有材則未之敢聞也諸公知逢原者咸賦詩以送之而余為之書

送趙叔儀序

河南趙叔儀始來京師居囂煩之域未嘗不静暇也混紛華之境未嘗不肅潔也其於學審所謂疑者而通之求所謂是者而正之以故余愛之且畏之也其後余敎國子叔儀亦鼓篋而進諸生旬沐歲省皆散去獨閑一

室未嘗窺戸寒抄暑講寢食失期往往心悟所以然作塲屋文字機鍵開闔雲蒸川流腴澤粹好義理益發既而試于有司詘於不已知聞者翕然嗟之余謂不然大雅曰譽髦斯士又曰蒸我髦士非科舉所謂士也譽之所不加蒸之所不及科舉蔽之也以科舉論天下士失士甚矣柰之何雕琢技能以赴繩墨磨錯椎鈍以就鋒銳波流相蕩風聲相軋貶性勞力寘迷生死而不之悔噫與其毁闕而進曷若成全而退動而得於人之多曷

若靜而失於已之少也顓孫氏求聞達之要孔子告以先遠世患老子列禦寇教人以後其身者固所以先其身外其名者固所以存其名也叔儀曷亦悔其少作一切掃除邪僻浮靡而空之求古人之統緒所謂廣大高遠者厚積而薄發歛華而就實如木升而為材可掄如玉琢而為器可繅藉也詩不云乎衣錦尚絅叔儀其無疑於斯言

送納蘭時序

初許文正公至秦秦之學者則而化之始知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一切掃除華靡浮巧而空之入德有其門進道有其塗同時有潛齋楊公元父者其學粹而正其操履堅而不渝文正與之抗禮者也秦固衣冠之藪澤由二公唱之以正學其後若劉無競吕伯充雷伯静蕭維斗同寛甫諸公潛德蜚聲以師表一世其師友淵源尚矣陝右納蘭時守純中者文正公之外孫而贊善同公寛甫之弟子也篤志而善學持身以苦節其所

謂不扶而直者耶同公既殁純中過大梁客覃懷館於
承旨許公之門公知其賢欲薦之固辭夫古之人聞而
知之於百世下猶若得其心傳刱其生也並世其居也
同里親承面命而得其緒綸者乎純中歸而考其師說
篤信而允蹈之則其所至詎可量也哉純中因國子學
正祖輔卿求余言於是乎書

送趙生序

國學生趙秉忠請於余曰秉忠承訓於先生今將侍親

守襄陽或謂秉忠曰國子生搦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坐可以釣爵位而子屈然自退於江湖千里之外雖有文采莫之覿雖有德音莫之聞不幾背馳歟秉忠惑焉願先生賜之言余曰不然學之道甚易知而人莫能知者未得其本故也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夫人莫不有親也而知所以事之亦莫不知有兄也而知所以從之則所謂仁義之實固已盡得矣文章誦說皆其末流也柰何學校之政非古士生既不見

禮樂之盛而科舉又槖籥而風聲之經明行修之路不足以勝分積優升之岐遂皆以漁獵剽襲為學忘己徇物為行惟得之務而欲之求本心之晦蝕而莫之憂余為是懼久矣秉忠是行也定省之隙不馳情於外誘不棄日於無用其至於道孰能禦哉

送劉仲栗序

嘗觀朱博折逆文學儒吏曰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説之而吏莫能長揖而去固有以召博之辱矣俾如

蕭望之朱雲博尚得而凌轢之邪因其人以求其所奏記稱説從可知歟噫道喪乆矣褒衣大袖之士誦六經以文姦言俾豪俊輕俠憑陵訛侮而真儒碩學與蒙其耻余於儒吏葢有憾焉國學上舍生吳克寛來請曰劉克寛字仲栗者甞吏廣平之成安縣不合去已而遊學京師且通國言出補郡文學掾敢求先生一言吾多其辭吏而學故書此以贈且有警也

送鄧漢傑序

楚王聘莊子莊子辭魯侯聘顔闔顔闔逃夫賢士君子固以不仕為貴乎余曰不然昔者聖人之治世也君有常道臣有常職民有常業各當其分而無私焉故無非常之譽則無非常之咎無卓詭之賞則無憯厲之罰是故賢士君子從事于其間安其性命之情而已逮德下衰君失其常道臣失其常職民奪其常業皆私其實而利其名故有非常之譽則有非常之咎有卓詭之賞則有憯厲之罰於是時也高位重禄不近乎宗廟之犧

乎此賢士君子所以持竿不顧遣使者而逃也盱江鄧漢傑世業儒通黄老學來遊京師知之者薦而為揚州通泰等處屯田提舉司知事戒行有日矣因其遊沃㖠溥求余贈言漢傑學於黄老者也其出而仕也其以望世也歟其不畀小官也亦安其性命者歟雖然從事于道者道久而愈安從事於利者利重而愈危此漢傑之所學也余何言哉

送耿可讓序

諸生耿可讓將歸覲請曰可讓大父良為人樂易慈祥其居鄉閭寛然長者也其視族人能愛以均其教子孫不以逸曰所以守吾先人之法也今年八十六而壽考康寧耿氏世東鹿繼有顯人其出者以材能見於世處從官大臣之列而施其澤於天下居則行脩於家而譽聞於鄉曰從子孫來西方之客與夫鄉人之老詩書樽席之側嘯歌息偃以忘其年以遂其志遭朝廷賜帛之典縣二千石且表其居顯榮一時其自得者專考於身

其有餘者流澤於後有孫有曾以承以翼何其祥也大夫士咸為咏言先生其序其端可讓為人質厚恬夷世俗之所為有不為者又以知君之教行於家也此大夫士之所以咏歌也歟

送張光道序

洛為中州文學國古多懿徳馴行之士風聲氣烈愈遠而彌存士之生是邦者豈無讀其書覽其迹而卓然有立者歟洛之士張君光道少遊燕趙間與其賢豪交遊

歸而著書萬安山陽憒然遂其志也今年秋自洛而伊惠然見臨若有所請余嘉其儀觀偉其經術明其所謂卓然有立者歟顧余言何足取然嘗聞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之學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也噫士散久矣治心脩身之學之廢久矣其在閭巷閭者用力於空文而峙虛名其出其仕者赴時趣務馳騁於聲利噫惑亦甚矣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聖賢之心寧以

此而易彼也邪光道卓然可畏者也將同乎此邪抑將合於彼邪光道他日歸隱於洛訪邵窩遊司馬園濯清伊之流挹龍門之雲徘徊俯仰想其風聲氣烈灑然而醒淵然而識以求吾心吾身之事而足其樂於已者其視巧富善宦其得失固易知也又奚貴於余言哉光道於此而有得焉則信乎其所謂卓然有立者也

送張子英序

延祐間余客遊雄邑雄之士張子英者從余遊與之自

定鼎門出水南徘徊獨樂園想司馬公之風烈入邵窩歎其人之不可見升龍門臨伊流周覽程夫子之遺迹則又踔而踈仰而悟跂而望凛乎其如將見之也於是歎曰先賢在是則道在是道在是則有為者亦若是吾黨小子讀其書思其人欲起九原而端拜受命也况俯仰喬木之下為親炙之者歟然未有爼豆而風聲之者非是邦之闕歟於是子英喟然曰斯責吾邑也小子奚敢讓其後五年余歸江南子英由洛而吳謁余曰昔之

所欲為堂凡三楹迄成雖然三王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雄學原于濂溪派于横渠師資友輔而流衍於武陵之朱同時若廣漢若東萊相望而出學者復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迄於覃懷許夫子而規模益遠矣大江之南河洛之墟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續其絶而著其徵而學有統道有歸詎非人心所同然歟合十賢而祠之其溯流從源之義歟余舉酒而屬曰善論學者亦然知紫陽自濂洛始則覃懷必自紫陽始繇覃懷而距

於今若斯其未遠也吾黨小子亦有道𨗳河積石者歟子英歸而從其邑之士設籩籩錯罇簋升降俯仰以薦潔芳畣然肅然有在斯堂之外而發於心之所同然者此吾他日之所望也其表顯而封殖者庸詎止於斯乎子英懌然曰其敢忘視規

送劉伯溫序什喇卜郎中

至元五年閩盜既平明年夏秋嘉禾吳松江苦雨具區溢壞民田廬秋斂用徹流移者衆江浙省遣使告饑朝

廷議選通經術有材幹之士為元僚掾之山北道廉訪副使伯温甫往踐其任伯温雅與余接余聞而喜曰浙之人幸也夫容或曰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浙之地在江南號膏腴嘉禾吳松江又號秔稻厭飫他壤者故海漕視他郡居十七八兹者民方結草葺以自託於壞隄毀堰之上而海漕之常數莫登矣活民足用亦有其道歟弭菑沴以召和氣又可不深念歟閑既煩敝於轉餉而浙又若此菑沴之行固治世不能無抑思有

以致然否歟吾見其難為也子以為喜何歟余曰伯溫之少也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其素學也可知其仕也為名御史為賢部使者其才又可知也學以禔身才以立事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廪之選咸宜焉況足國用召和氣者哉自通都大邑至于荒邊側境咸理焉況浙哉容又曰是則然且國家治體百司庶府其長實膺眷注付託之重庶務則一切責成幕府情浹義洽固無慮其鹹酸之不同圓方之不相入皦皦以立

異容容以竊嘆求脫去而不可得尚何政之舉余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也若是伯溫誠於已豈有不信於彼者哉吾知賔主相得于堂廡之上而民自得于江湖之外矣故曰浙之人其幸也夫遂書以為序

伊濱集卷十五

元 王沂 撰

序

彭氏世譜序

番陽彭氏有學道龍飛山之上清宫以清淨無為之旨祝釐上方制授太和靜正成德真人曰承祖以所修家譜見示會廷議修遼金宋史方求故家遺記望喬木而遐思發幽光於既往竊考故宋盛時名家巨族之子孫

更南渡後而仕宦顯著者猶歷歷可述內附以來邈乎無所聞豈必有待乎賢者而後有以亢其宗耶真人寄跡方外而能不忘其先緝其家世行事如此抑賢者之傳固當有見於後世也耶按彭氏自重黎為火正世其官後至鏗封彭城而受氏有子曰武曰夷得道建之崇安山後人因名其山曰武夷其後分合之由遠難徵矣今諜自故宋而下始書蓋謹之也初少保之先自崇安徙饒之番陽世有潛德少保嘗曰天下事可人意者其

惟教子起家乎故五子悉使就學果大其門若樞密使汝發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汝勵諫議汝霖朝奉大夫知衢州死金兵謚忠毅汝方一門兄弟並踐華要嶷嶷相望寶文立朝大節為丞相范純仁所推許自可以見其原本之深固而知其流裔之長久盛大矣寶文三世孫曰大問官信州司戶司戶孫渙廿九公嘗過鄰溪之北愛其溪石林泉岩壑之勝因家焉且戒其子孫以漢龐德公為法距今十餘世子孫既多而皆力耕以奉

公上讀書以訓閭里其用意至深遠也今譜自少保而下三百年間世緒既遠枝分派别散居樂平之厲陽餘干之土橋安仁之彭坊又何其盛也噫詩書清門能不墜其素風淳德斯可謂能世其家矣真人之所以求書其端者蓋傳緒之在兹遡世德之不易其亦知所重矣哉

寶善堂序

物常寶於所好山林江海所蓄藏瑰奇偉麗之玩是物

之難致者人得以爲寶由世之好者衆也善吾心所固有其求之也無鑿深穴遠篝火腰絙之艱無懸崖絶壑蛟魚虎兕之患其爲寶也以之禔身則純終令聞以之理人則心悦誠服其流風餘澤被於千萬世權懸乎瑰奇偉麗之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者猶霄壤也然世知寶者少詎非嗜欲障蔽充塞使然與雖然世有爲不善者矣人也動而之禽獸行也動而之罪辟生也動而之死亡可不大哀也乎亳徐克清以寶善名堂搢紳大夫

既永言以表之而請其説於予余謂克清知所寳矣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是言也吾聞之宋大儒云

張道微居安堂詩序

居之安難矣哉令夫囿於膠膠擾擾之蹊喉喘顛汗而不反與蠉飛蠕動均死生此固莫知安為安槁項黄馘之士超然獨立卓然離世宜其無適而不安也乃令張道微以居安名堂其哀夫世之薾然者衆而自適其安

歟抑求其所以安而未得歟昌思而曰吾之未有吾身也果何在乎吾之所以為我也孰為之乎求是而不得也則所謂安者惡乎在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而欲安乎猶畏影而走逃雨而濡必也神明藏於無形精神返於無始莫死莫生莫虛莫盈甘瞑乎無何有之鄉而後安可言也若然者詎特關尹老聃莊周之徒聞其風而悅之鄒魯之士搢紳先生亦有悅於此者矣道徽字允幾主恩州之瑞雲聖壽觀學琴與詩能從賢士大

夫交游故往往咏言以美之而請沂書其端

送圖烈敬甫序

文宗皇帝廷試郡國髦士於時圖烈圖敬甫汝甲科授承務郎集賢修撰比三載歸湖南覲省或曰敬甫齒甚壯氣甚銳文甚富敭於王庭甲俊造之選退瀛洲之仙馳聲耀譽聞於公卿雖去親數千里之外猶朝夕侍其旁也雖書信歲不過三四至猶朝夕與之上下語也迺今翻然歸詎其父母意余曰不然驊騮騏騄天下之俊

馬也必蓄其力然後一日千里杞梓豫樟天下之良材也必養以歲月然後可支大厦敬甫展覲承顏溫凊之隙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則其所至詎可量也哉是行也持余言簡其大人必粲然曰愛人以德莫如師魯其言拱璧大鼎也是為序繫之詩一章帝城三月春遊絲正橫路之子賦驪駒征衫裁白苧忽聞長樂鐘回望盧溝樹樹上有慈烏飛鳴送君去文采比於菟承明厭直廬湖南芳草碧渺渺正愁予書寄上林鴈羮煑武昌

魚莫道江山好朝家有聘車

送陳衆仲序

沂至順二年始遇莆田陳君衆仲於京師時衆仲用薦者由布衣入教國子生奎章閣侍書學士虞公伯生令御史中丞馬公伯庸皆注意髙仰之以故名實震發暴耀一時已而見其文章詩闊肆俊偉語出驚人久而知其學閎穿貫經史百子其較古今證成敗若鑑照若決拾應機而發若乘載決積水而伯禹為之講畫若驅蒲

梢駃騠蹈平地而王良握其銜策也衆仲固可謂魁壘特起之士而二公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沂待罪博士始欲致所慕於衆仲而衆仲遽去將問其都授諸生者而就學焉而衆仲反求言於我昔陶朱公將之楚謂其友曰奚以贈我其友曰我窶人子也衣則短褐食則粗糲彼長劍佩玉緌步濶視而懼我俾吾震栗不敢仰視皆供子指呼者也子不能捐萬斛之升斗以起吾病反我乎豪忍人哉衆仲於沂亦若是然陶朱公善富以其

積而能散也衆仲為助教五年執經北面考疑問業者猶挹水於河取火於燧計然之策遂矣今提舉江浙也將見其至不幾日人士譁曰自君之來也少且秀者得以勉老且憊者得以依惰者勵頑傲者革學校風俗於是乎一變矣此又所謂富好行其徳者耶同館之士咸右其賢惜其去而欲其無久於外也賦詩以送而沂為之序

送熊生序

初余過昌平識南昌熊天瑞既而攜其詩如干篇示余既序其端而天瑞來請曰吾先子潛德不耀翰林待制揭君曼碩既銘其藏而太常謚曰通孝吾爲子之責其庶乎令我老矣將歸大江之西君其贈我以言天瑞客梁宋間數年乃至京師曳裾王門而無出無車之歌交名卿大夫而無彈冠之望或欲羅而致之門下辭不就也獨於余文拳拳如是抑如老父取張長史之判也邪昔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子

桑鼓琴而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余文之陋其與粜飯而食之者輕重何如也

送馮翊序

聖朝重風紀之司故掌案牘者必慎其選使者歲再周行其疆書史二人從凡訓農勵學糾官慝求民瘼與鉤正違遲於簿書皆其職也其視諸司為難況真定距京畿五百里揚為東南之衝為諸郡之首幅員驛傳之所會其謷與毀易致也其視他道為尤難夫知其難則為

之也不易不矯以異也不俛以同也不歸功於已而貽疾於彼也茲難也正其所以為易也與國學生馮翊學行完潔為諸生所推祭酒博士以其名聞中臺檄淮東憲將用矣遂書以勉之

送董生序

始余讀韓非子書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於是悟作文之法乃取古人書讀之研索以求其精溥蓄以富其積蔚乎其春榮薫乎其蘭馥皆我有也已而讀莊周逍遥

游司馬相如大人賦又愛其架空鑿堅刋陳趨新危如易轉之卵如層起之蔓如獨繰之繭而不絶於是又悟辭必我出而後工出而不窮而後奇彼長袖善舞多財善賈特其淺淺者耳既而讀韓子書味其晚年之論曰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於是又悟韓子所謂是即夫子所謂辭達也彼莊周司馬相如於辭固工蹈道則未也雖然余自結髪知學今三十年矣力疲於事物意耗於疾病涉獵而未醇也猶淺而弗精也然而毀譽不入於

心窮達不易其守葢亦有年矣其於道也是歟非歟疇昔之所得於古者其亦近之歟趙郡董旟嘗從余學為文其歸也遂強次是説以贈嗚呼生有志於斯其尚懲余之不敏也夫

送李思道序

始大名李生思道由臺臣奏應博士弟子選余異其誦説有法文辭剪截整飭問昔何師對曰事江左李君子材於淮南來京師事今翰林學士蜀都謝先生時子材

捐館二年矣聞其教授淮南日徒衆甚盛夫以李生觀之則其漸涵之深切劘之效何如哉然而從子材於淮南者較之固不人人皆然而李生獨然則又知生之所自致者亦藾然絶衆矣而翰林方為天下毓才俾生從之久則其所至又何如哉因二公之為教李生之自致而信夫學不可以無師也世習日陋後生小子率師淺習邇所志不越簪裳之末所玩不逾程試之文十金謁書肆閉門而誦以腊澤其言擧悅其拔曰吾業足矣碩

師良友近在州里且弗暇過而問焉况逺乎今生獨慨然求師友以自益既南之淮又北之京師其志篤矣此余所謂頴然絶衆者歟雖然士以一身之微而欲窮天地萬物之理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古昔聖賢之心豈易為力哉必也功循序而不躐守據正而不渝庶乎其可也生覲其親淮南晉人張君仲舉余友也生其問之當於斯言有不約而契者矣

送劉復初序

昔余過山陽之墟弔淮陰之功而慨其不終意其俗勁悍而輕剽也訪枚皐父子之迹而讀其遺書意其士尚藻黼而工頰舌也旣而拜徐仲車先生之祠嘆其純孝篤行足以化勁悍輕剽之俗其仁義之言如天球之音威鳳之鳴視藻黼頰舌之習又何其陋也又意大川長谷之間窮閻敗屋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山陽劉復初省其兄京師比還因余遊高舜卿請言意義理之在人心未嘗泯泯吾於子之行卜之也子訪於

其所與遊得其人焉求所謂治心養氣者以自勵且吾告焉可也是為序

送曹溱序

初許文正公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乃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若耶律公有尚高公凝姚公燧等十二人驛致館下以齒貴冑其後皆為時魁碩知名士自此以來畠材里秀用舉者得受業如弟子員滿百人歲貢八人甲掾六部乙為郡博士各四人遂著功令由是而

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任者班班矣余為博士之三年諸生曹溙以甲科貢求余言為别嗟乎余何言君相長育人材恩至渥也師友磨礲灌養之功至備也而昔人之風聲氣烈未泯泯也先民有言百年之迹槩乎其如前千載之議凜乎其在後吾子勉之而已

送張宗德序

嵓材里秀之齒貴胄於國學必繇三品朝官舉而後補其員限百人既補然後尚書御史祭酒司業考試取其

中科者而為第其甲乙以名升於禮部甲為六部史乙郡博士歲八人謂之出身較之貴胄讀而後始雖無分積計日之勤然登名薦書者或遠至十餘年其法詳且密如此余為博士之三年諸生淦陽張宗德以待次告歸且求贈言余方歉然以不足乎人師自愧於生之行且有嘆也初許文正公之避宅左揆也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奏召舊弟子散居四方者若大梁王公梓大名韓公思永蘇公郁東平耶律公有尚雄姚公燧㒪

高公凝河内孫公安泰劉公季偉呂公端善劉公安中太原白公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固無待於朝士之薦而限員次補之格也其覿道德於前後聽教誨於左右而業以之精行以之成或助教國子或編修史館或提舉儒學又不囿於六曹史郡博士也十二人者其後皆居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勲名顯白繼武當世豈其鼓舞作興之機薰陶涵養之妙固在此而不在彼耶余為此愧久矣宗德歸而植志以力學彌道而

襮藝他日嶷然有立以繼乎前人之風聲氣烈無以久次而戚戚也

樊彥澤山齋詩卷序

余觀樊生寫形與神如明鑑取影斯亦專且精矣意其挾專且精者遊乎通邑大都媒其身以譁世鈎貨乃以山名齋若能遺外聲勢而徜徉邱壑者其進技以道者耶其亦吾心有得於是而樂之也夫人物之相好惡必以類育羣物而不倦焉四方並取而不私焉山也古之

進技以道者亦因物而不用吾私焉生於斯技其樂之於心而不用其私者耶樂山仁者也仁者之迹雖逺而傳其名而覽其像者莫不嗟咨涕洟而如見其人焉彼檮杌嵬瑣姦回凶慝雖赫赫於一時而隨其世泯泯矣庸詎傳其像耶然則生之心其有慕於仁者耶抑亦警不仁而勉之為仁耶余故敘以問之

高生野雲詩卷序

雲之行乎太虛也或拳然而獸或偃然而人或軿軿兮

車蓋或錯錯兮魚鱗或林巒之敷舒或樓觀之嶙峋彼摶而斲之者其氣之神歟觸石而出勃怒衝欝六合一氣何生不育或霞蔭乎堇荼或霑溉乎穜稑或盎涓滴乎滄溟或浩流潦乎川谷其綱而維之者理孰得而燭也令夫大塊賦我以形也齒毛頤口須目耳鼻孰為之知以長動類賢愚壽夭貴賤參差或姸或媸有萬不齊或懞瞀而乘軒或沖明而褐衣或跖而壽或顔而饑其裁而為之者孰得而窺耶彼昧者亦挈挈然冥迷於得

喪眩惑乎同異是猶洒濯其神超江漢以為尋常之津懼奪其氣見立表以為搏噬之鬼是故氣之寓者君子不言時之合否盡其在已得是道者窮居非所愠冠冕非所喜高生彥文先京兆人歸而藏修亭扁野雲將油然有作而良苗懷新將脫屣囂氛而蠖屈不伸旣莫得而知又孰得而陳徒指夫山中之雲而書以贈君

送張常道尹隨縣序

國子助教張君常道出為隨尹八館儒學之士相與賦

詩飲酒送於齊化門外或曰常道以謹愿禔身以經術教人恥心鉤距惠文迺令充百里之任難矣哉襄陰王沂曰是乃所以任百里也司馬遷序循吏謹身率先居已廉平而已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世之聲才幹揚風采者則比比鷹擊毛摯以自衒抹火揚沸以邀辦彼愚而神者有塗義而室嘆者矣才乎才乎非吾徒之才也夫德義以漸澤惠愛以熏烝而化冥冥而徹赫赫之聲古所以治令則曰迂奮髯抵几戢戢以武斷俾庸夫

獳子驚駭稱快古所為淺丈夫令則盜治辦名矣夫名之倒置不足計而心所存則當辨名於嗜利於諂等私耳其諸心乎廉平顓顓乎謹身師先則庶幾君子遺風矣詩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此其心何如哉隨為邑遐僻山窮川阻無珍貨奇產其俗醇厚無椎埋剽掠之姦夫土之瘠則善心易生也俗之美則易從化也而常道以經術理之謹厚帥之民其有不從者乎隨之民其可賀也夫

送廉縣尹序

廉氏由魏國孝懿公著清德於時垂令名於後子孫守其家法雖顯於朝廷登於輔弼不以門地驕人其世德然也士矩少而濡染典訓脫畧貴美既長從先生國子講論道德以求其益退託於布衣韋帶如素習然已而登至順三年丙科為翰林檢閱益力學問為文章賢士大夫皆慕稱其人而士矩歉然常若不足於已者是固世德之美亦其見善之明學之而後至也久之出監五

河縣衆謂士矩生於高門而强學力行有過於人者當路要人孰不欲知之而乃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絶之鄉豈不背馳余曰是乃所以為士矩也昔歐陽公少時官夷陵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曲乖錯不可勝數夫以夷陵荒遠褊小尚然天下固可知也乃仰天自誓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其後每對學者多談吏事或問之曰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士矩之自試也有以也哉本末之相須體用之兼舉學之所以成已成

物也士矩用力於斯久矣吾知其克紹先烈必自此始於其行為序以勗之

送李縣尹之舒城序

淮民樸野重厚愈於他俗況舒被漢朱嗇夫之化耶以故士之官是邑者咸樂其土風其交游亦樂為歌詩送之況吾所素善如李珪卿者耶初珪卿為虹縣余為臨淮壤相接也珪卿練習文法於事擿根觖節馭吏如束溼吾知必辦治舒矣雖然朱仲卿俾其民稷而社之尸

而祝之實亷平不苛之所致漢循吏葢如此班氏紀止五六人而文翁冠之文翁實舒人也倡文教於蜀而司馬相如王褒嚴遵揚雄之徒出夫以朱邑之遺化也文翁之故家也珪卿知所取則矣

送佘闕之官泗州序

元統初郡國髦士咸進於有司時沂佐考試得淮南佘闕對䇿意甚偉之既而覆於天子之廷果中甲科釋褐授同知泗州比行之沂别請言或謂子𤼵文雅韻宜列

館閣逌令願効一州孰失之歟沂謂君子貴乎全者無所處而不宜也夫以黼黻之采金石之音以聲文至治子也固宜俾方千里之民貧可富富可教庸非子責歟射者工乎中徼拙於使人無已譽君子易於自將難乎必時無我用吾知儒林詞館將不子捨矣泗為州隸縣五臨淮其一昔吾尹是邑愛其民之質野樸木易治教使移也吾亦慨慕桐鄉嗇夫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夫以吾之疲駑而民從之若此矧夫以子之才耶以一臨

淮民受賜曷若五邑之衆耶繇是吾豈繄慕漢朱仲卿亦將子慕矣雖然仲由居蒲子賤治單父昔人入其境見成效而後稱之吾豈繄子慕於是乎覩子矣子以為如何哉

送李舜舉轉運判官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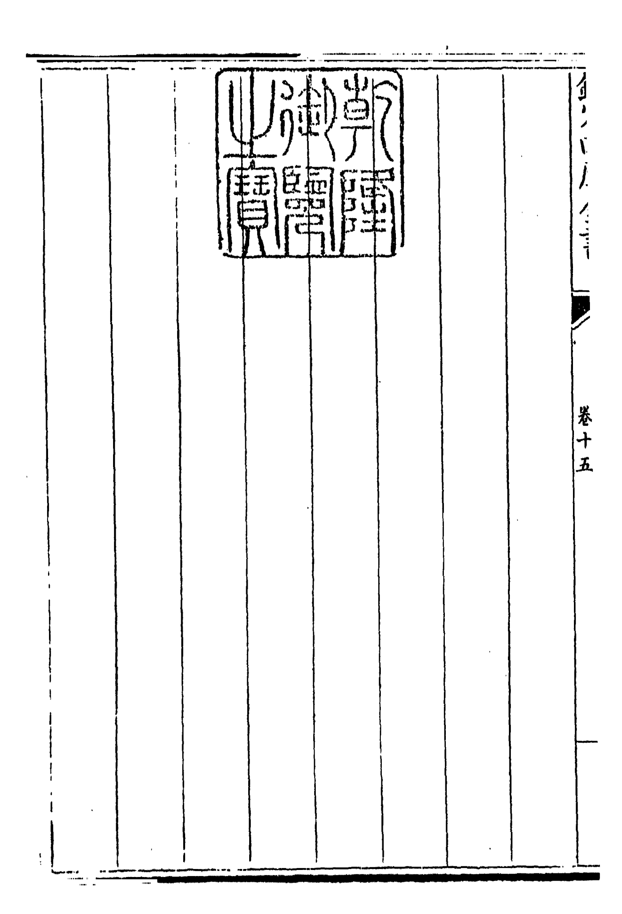
兩浙鹽課歲所入不以時上宰相擇人理之於時鄞城李君舜舉擢都轉運鹽使司判官舜舉雅與余接間過余道所經畫余曰浙漕歲經入幾何虧幾何余皆不能

余聞古之善理財者使變通不倦故公私兼足令之議者孰不曰法之壞久矣盜鬻之繁滋也警邏之弗密亭戶之困斁也撫柔之未至而求利課豐羨難矣哉余則曰不然令之禁網加密矣而私鬻盜販者皆猾民豪室囊橐游徼戍之卒事露輒巧法相蹊也而鈌於市者則躡短素困之民仁恤之恩非不至也牢盆之費或朘削於下而潦薄旱墳則莫能隨時為令於上也令之往也將因循其故耶吾憂民之重困也課之虧也宰相任之

之意其然耶抑求其獘而更張之耶則必御輕斂散之權而杜因緣之姦可也彼前世良吏上以裕乎國下以足於民者豈有他哉亦勉乎此而已舜擧以明敏之材潔廉之行由丞東曹掾試工部司計聲譽動一時夫材之敏足以變因循就功效行之潔足以表帥而摩厲之上下習於事則又能明乎得失之源吾將見掌邦計者無南嚮而慮矣於其行遂書以送之

喬顯孝義詩序

貢禹之疏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父勉其子兄勸其弟是為賢耳漢之俗如此則其變世易俗化正天下者可知也喬顯居衣冠車馬之會珍貨奇產之聚萬足一心恐人我先而顯泊然自如以孝義名鄉里官為表其閭豈獨顯有其過人而教化之隆風俗之美自近以及遠由内而及外若決流抑隊者從可知歟咏而詩之固宜


乾隆御覽之寶
卷十五